

去凡尘

■泓 致

腾冲行

秋驰腾越古边城,意往神交风送行。
风岭晴岚浸橘色,叠河瀑布去凡尘。
马帮铃响犹振耳,热海泉流可洗心。
更有松山英烈冢,远征碧血万山青。

沈阳故宫怀古

尘烟滚滚起辽东,努尔哈赤金汗雄。
骑射亦如驰电闪,掠攻犹胜野狼冲。
凤凰城上腾豪气,浑水渡头沐雪风。
草磧石崖等闲度,高峰一瞥万山同。

高山上的清晨(外一首)

■石泽丰

七八户人家顶起一片天
粉墙、黛瓦
在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上
将一幅生态画卷徐徐打开

炊烟是早起的老人放出去的
从瓦面上
轻轻叩开一天的日光

山脉起伏于四周
一晚上,云睡得安稳
清晨五点多了
还未舒展一下腰身

我是第一次来
像一个好奇的观众
看路弯曲地抖着包袱
一一收藏起这迎面而来的美景

月夜散步

自从步出户外的那一刻起
我就注定落入囚禁的手掌
风在身后跟着,月亮监视
思绪被一片落叶击得生痛

秋分过了
柏油没有铺到季节的尽头
偶尔填上的一些人造的石板
沿着河边在故意弯曲

嘈杂和喧嚣被城市收养了
像一条忠实的狗
永远不会背弃、离开
即使是在夜里

这个时候
我更多地怀念乡村
还有一抔石磨在故乡的沟畔
等着月亮把我送回去

茉莉花

■刘松林

三年前,我在院子里栽了株茉莉花,树盈数尺,具松柏之骨溢清馥雅韵,兼青竹之节饶温婉柔韧。她朴实寻常,不趾高气扬,不逐利扬名。

茉莉,花朵不争热闹,枝干不取挺拔,叶翠层层叠叠,花素一茬一茬。整个秋夏,她洒洒洋洋、勃然向上,竭尽全力萌发新的希望。

一些人有些物,你跟着他们相处时间稍长,其予你的影响会渐渐稀释淡薄;而不论你同茉莉花与共多久,每当你劈面碰到她,你会感到她清馨弥漫,滋生出对她强烈的依赖。

莹白晶莹趁着碧翠欲滴,随风自在,凭着一副江南女子娇小玲珑的身段,窈窕而至。透出她的心思,散着一股让人沉溺的气息,怡情大方地钻入你的怀抱,端详岁月里的相遇。一丝浪漫,一生牵挂。夏日清晨,有幸见到她的人,没有不爱她的。

一千零一种离别与相逢之

我在山中已百年

■何 芬

本是来散心的,可为何偏又遇见他? 康馨小嘴一抿,用近光触了一下洗手台镜子里挂满汗水的自己,又硬生生地把目光望向镜子里慢慢向她走来的朗辞。

康馨还是来不及多看一眼,便收起目光,准备跟朗辞擦肩而过。可洗手台只有这么大,只容两三人转圜,康馨一转身,还是撞进朗辞的视线里。

朗辞没想到前面这个修长、带点神秘气息的背影,竟是曾经那么熟悉的人。他眼睛一亮,但随即目光又暗了下来,他禁不住凝神看着眼前的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因为自他离开以后,她已经一天一天换了模样。短发已经长成了温温柔柔披下来的长发,还染成了秋阳下果子的颜色。皮肤像没有经历过夏天一样的白,微微上翘的鼻头上,那颗标志性的痣还在。此时,那个小巧的翘鼻头,似乎还发出一声轻嗤。

康馨扬着脸瞥着朗辞,还没等朗辞张嘴说话,便轻轻地绕开与朗辞的身体接触,闪了过去。朗辞没有回头,他看着镜子里康馨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莽莽榛榛的山道外。

这是太阳山秋季的一场旅游促销活动,号称“汲泉烹茶,斋菜养生,原始森林负离子跑道空气汗蒸。”康馨本想来一个人在森林里散散步,哪知看到身边的人都在加速运动,不由得也不想辜负自己一身装备而来,于是还是把散步变成了竞走。跟自己竞走,康馨一边快步走一边给自己打气。哪知走着走着,脱离了跑道和人群,拐进了一条岔路口。看景色怡人,特别是山道两旁的树金黄的、浅棕的,跟着沥青山道起伏。康馨揣摩应该还在核心景区里,也就更放心大胆地往前走了。果不然,山道尽头,就是一个木头搭建的洗手间,有旅游指示牌。洗手间旁还有一个观景台。康馨在那一个人望着远山,望了好一会。

“山阳渡,山阳渡……”这会,离开山道尽头那个木头小屋洗手间,离开与朗辞偶遇的那个洗手间的洗手台,康馨砰砰的心跳突然回来了。她努力回忆自己刚才在洗手间旅游指示牌上看到的那个名字——是不是说这条山道从洗手间那头往回走就是山阳渡?

旅游手册中是有一个山阳渡的。山阳渡茶席。下午到晚上,是有一场山阳渡茶席活动的。一想到这,康馨不由沿着山道加快了步伐。

行到一个山道拐弯处,一个穿蓝色冲锋衣、提着白色水壶的人从坡上迎面走来。“华老师?华老师!”康馨定睛一看,喜出望外,撒开腿就往坡上跑。听到有人叫自己,华常衡抬起眼镜一看,原来是康馨,脚步便有几分迟疑。等到康馨上气不接下气站定,又郑重其事地迈到自己跟前,华常衡才故作镇定调侃道:“我还道是谁呢?原来是茫茫群山中走来一个康馨。”“哼。”康馨瞅了一眼华常衡手中的水壶,故意走到华常衡的侧面,“啧啧”地上下打量着华常衡的头发,说:“山中岁月可好?几日不见,华老师又多了几根白发……”然后踱到华常衡眼前,歪着嘴笑,就是不说话。

华常衡知道康馨又纠缠于那个老问题了,于是头一低,躲开康馨的目光,手一背,继续往前走。

康馨也不说话,只管在后面跟。烦扰的往事也像呼呼的山风一样,在身后跟。你上山,我也上山;你下山,我也下山。这场拉锯战为何你就不能让让我?康馨想起这些年,不由把外套帽子拉链拉到了顶,只留一条缝给眼睛看路,可看着看着,眼睛就模糊了……

与朗辞分手后,康馨就遇见了华常衡。好奇怪,怎么遇见的忘记了,怎么动心的康馨却还记得。华常衡常在康馨茶楼买茶。一日,康馨给华常衡泡新到的春茶,华常衡对面坐着,浏览茶室墙上新挂的帮书画家们代售的书画。康馨一眼就看到华常衡右边耳鬓上有几根白头发,并且还一句话脱口而出:“华老师,您刚才的样子好像我爸。”“嗯?”华常衡觉得突兀,以为自己听错了。康馨察觉出自己的失态,赶紧补充一句:“我小时候,就给我爸拔白头发。”见华常衡还在仔细听,康馨又有些紧张地加了一句:“我爸的白头发,好像最开始也是从鬓角那里长出来的。”华常衡常在这买茶,是觉得这“山中客”茶楼名字取得合意,规模不大但在书画圈老先生们那里风评好,以为年纪轻轻、礼数周全的老板康馨只是套路比较熟,没想到还有这么天真稚气的一面。所以这日听了这话,不由得呵呵一笑:“小康,爸爸现在身体还好吧?”

就是这一句话,让康馨对华常衡有了莫名其妙的心动。朗辞都没有问过她这句话,他只关心她晚上回不回家睡。

康馨是家中最小的女儿,是父亲老来得女,她与家



中哥哥们年龄差了10多岁。在农村,父母年迈无力,兄嫂寡情少助,康馨自然也没钱读什么书,很小就出来打工了。好在康馨人漂亮,又肯干肯学,马上就由茶楼保洁员成了卖茶小妹。卖着卖着茶,与一家茶厂的二东家朗辞处上了对象。朗辞的父母虽然有点嫌弃康馨是农村人,没个什么正经来历,但对有个能干的女人来管管自己败家的二儿子,让朗辞有朝一日能成事,还是很受用的。所以,茶厂里一些不是特别核心的事务,也放心让康馨去协助朗辞打理。

但朗辞与康馨还是没能走到结婚这一步。康馨发觉朗辞劈腿,是因为一条错发的短信。朗辞把发给别人的微信留言发给了康馨——“宝贝,等下还出去吗?”朗辞以前叫康馨“宝贝”,但恋爱很久了就不再这么叫了。康馨知道,自己该走了。康馨没有声张,暗中查了朗辞的微信聊天记录,弄清事情后就跟朗辞摊牌了。朗辞怕康馨声张影响他与新的女人的恋情,给了康馨一笔分手费,康馨不哭也不闹,就这样在朗辞父母面前消失了。

自己不争气,何苦更让人父母看不起?康馨憋着股劲,换了家茶楼继续当卖茶小妹,一边工作一边考茶艺师,最后开了自己的茶楼。

康馨知道华常衡是真正的茶客,不像有的人出手大方却是买茶送人。听说华常衡常去山中寻野茶树,一个一个山头找过去,已经找了好几年了,康馨就提出也要一起去。华常衡总是有各种借口,下雨不方便,带个女的不方便,我已经先走了不方便……总之,就是不方便。

“你真的不方便吗?”终于有天,康馨改了称呼,一句“华常衡,你真的不方便吗?”将华常衡惊得放下了杯子。“你再这样,我以后就不来了。”华常衡看着面前的茶盘跟康馨说话。“那你以前为什么又要来?”康馨这一句话问得,华常衡坐了片刻,没有说话,就走了。

华常衡真的没再来了,但茶友的圈子还在。只要听说华常衡他们去哪里寻野茶树了,康馨就会把店歇几天,也跟着后面去。有时,是山道上下隔着车窗玻璃相互一瞥,无语而过。有时是康馨寻到山上,只见到浩渺云生,无影无踪。

可今天好不容易遇上了,能说上话了,他却还是那样拒人于千里之外。

华常衡没有觉察到康馨躲在帽子里无声地哭泣。他知道已过了好几条岔路,康馨才问:“华老师,我们这是要去哪啊?”华常衡听出这声音有些鼻音,以为康馨被山风吹感冒了,还来不及细想,他又想起什么似的停下,反脸问康馨:“我问你倒是要去哪儿啊?”

“山阳渡……我是要去山阳渡。”康馨茫然地回答,回答完后却又变得很快,把包在帽子里的双颊好一顿揉搓:“华老师去哪?华老师去哪我就去哪!哼,每次都找借口不让我去。今日择日不如撞日……”康馨边说边把手又在外套袋子里,迈大步往前走,走着走着,回头一看,华常衡还在原地站着,眼神四顾。

两下无言。最终,还是华常衡无声地叹了口气,缓缓地朝康馨走来。华常衡走过康馨身边时,抛下一句:“我去的地方太远了”。见康馨还不明白,华常衡停下来往回指,“你回到刚才那条大路上,一直往前走,就到了。”

“那你呢?”康馨的声音又飘忽起来,脸半掩在帽子里,两只红眼睛露了出来。华常衡见了,语气缓和了几分,但仍语重心长道:“山阳渡今日人多,我早早就领了打井水的功课,要去唤心泉。你先去,我晚上之前会回!”

“你真的会回吗?”康馨不放心地跟了几步。
“会回,会回。”华常衡一边应诺着一边往密林深处探去。

华常衡走到看不到人影了,康馨还在那喃喃自问:“唤心泉在哪?”

康馨忍着眼泪,回到了大路上。回到大道上,她发现像华常衡一样提着白色水壶汲泉修茶道的人陆陆续续,越来越多。

而在海拔1000多米的密林深处,华常衡已距离唤心泉越来越近。
……

一年后,和朗辞走在大街上的康馨看到图书城挂出了一个书籍签售的横幅:《我在山中已百年——野茶种不完全手册》拨开云雾终见天日。于是走进去想看看。

在人群中央,康馨看到一个好久不见的人,只是他那头发已不再乌黑,似刻意让那白发纷纷冒出来。

看着热闹的签售现场,康馨突然明白了他那天晚上为何没有回到山阳渡。

而站在康馨身旁的朗辞,隐隐感觉到,那晚康馨脸上让他旧情复燃的失神与落寞,竟不是为了他!